

血掌魅影系列

血掌魅影

上

中国文联出版社

温古龙著

血掌魅影系列

台湾●古龙著

血掌魅影

上

中国文联出版社

血掌魅影系列

台灣●古龍著

血掌魅影

下

中國文联出版社

内容介绍

血雨腥风的江湖孕育出绝世恶魔，他早已厌倦了金银珠宝，武功秘籍，厌倦了喝最香的酒，穿最华贵的衣服，杀武功最高的人，玩弄最美丽的女人。只有把侠客义士变成残忍的魔鬼，让贞洁贤慧的淑女脱光衣服跳舞……，这才能感到一点点刺激。

他怀中抱着天下最美的女人时也在防备别人来杀他。

天下武林在他面前已变成一个脆弱的婴儿。

江湖上还有人能铲除这个恶魔吗？

一代怪侠，呕心沥血，力挽狂澜。一场场血光魔影，惊天动地的杀戮，触目惊心，感人泪下。一回回暗中斗智，比血肉横飞的厮杀更加让人心惊胆寒，动人心弦。

本书情节惊险曲折，大起大落，发展迅速，人物性格鲜明独特、趣味横生。让人读时禁不住凝神屏息，爱不释卷。

血掌魅影是著名的一代武侠小说巨匠古龙先生生前的一部精心佳作，是继《小李飞刀》、《绝代双绝》、《陆小凤》、《萧十一郎》之后的又一部经典武侠小说系列。

目 录

第一章	阴森大宅	(1)
第二章	千金一诺	(39)
第三章	暗传绝艺	(74)
第四章	峨嵋双英	(109)
第五章	为义蹈险	(146)
第六章	义无反顾	(183)
第七章	荒屋疑云	(222)
第八章	空谷足音	(261)
第九章	阴错阳差	(303)
第十章	震慑魔獠	(340)
第十一章	九死一生	(380)
第十二章	入木三分	(420)
第十三章	郎踪何处	(463)
第十四章	绝世国手	(502)
第十五章	坎坷绝境	(539)
第十六章	将错就错	(580)
第十七章	恩怨循环	(617)
第十八章	朱砂红记	(655)
第十九章	弄巧成拙	(694)
第二十章	毒逾蛇蝎	(736)
第二十一章	爱恨之间	(776)

第一章 阴森大宅

没有人知道那幢被称为“西角大宅”的巨厦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建造的。在这样的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城西角有这么大的一所巨厦，那就该是十分惹人注意的事情，可是偏偏却没有人愿意去接近它。

据县城中年纪最大，见闻也最广的丁老爹说，这所大宅，建立了已有两百多年了，是京城中的一个大官来建造的。可是他却也不知道这所大宅是究竟住过一些什么人，因为自他懂事起，大宅便已经荒废了。

说这大宅完全没有人住，也并不对的，因为还有一个人，多少年来，一直住在这所大宅中。

但出没有人知道这人是什么来历，只知道他可能是看守这所大宅的人，他也没有名子。起先，人人都叫他聋子，后来，年数实在久远了，就在“聋子”之上，加一个“老”，称他为“老聋子”。

没有人知道老聋子有多大年纪了，也没有人知道老聋子一天到晚，在那么阴森的一所大宅中做什么。

县城中顽童不少，大胆的顽童也很多，可是再大胆的顽童，也不敢接近“西角大宅”。即使在白天，走近那不知被荒芜了多少年的大宅，也会令人感到一阵阴森的鬼气，扑面而来！

不但没有人敢接近那所大宅，而且，老聋子每隔十天八天，总会到街上来买些应用的东西，只要他一出现，街上的

人，也会逃个精光。

虽然人人都知道老聋子是人而不是鬼——因为在太阳下，老聋子是有影子的——但是还是没有人敢接近他。仿佛他的身上，也沾了几分鬼气一样。

县城的西边，本来就是十分荒凉的地方，有一座小小的土山，平时也没有什么人来往，附近更是没有住家。所以多少年来，尽管西角大宅传说中有鬼，倒也未见有鬼出来害人，一直相安无事。

但是，这一天，事情来了。

出事的这一天，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天傍晚时分，老聋子担着一双竹篮，柱着一根拐杖，慢慢地从西大街的西端，走了过来。

他一出现，好几个妇道人家，立时慌慌张张地寻路而走，只有几个十三四岁的顽童，大着胆子，躲在门角后，瞧着老聋子，老聋子真的老得可以，他满头白发，白得像是纸灰一样。

他的身子佝偻着，行动迟缓得令人心滞，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拐杖点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久之才发出“拍”地一声响来。

他一直来到盛家老铺前面，才停了脚步，抬起头来。

盛家老铺一边是杂货铺，什么都有得卖，另一半，则是饭铺。本来，盛家老铺在不很热闹的西大街上，开饭铺不会有什么人上门的。

但是，盛家祖传的酿酒法，却是远近知名的，他家酿出来的酒特别烈香，叫人喝得痛快淋漓，不肯停杯，所以，一年到头倒也客如云来，生意很不错。

这时，饭铺中也正有着不少人，可是，一见到老聋子，大多数人，都静了下来，只有正面一桌上的三个人，依然在高谈阔论，那三个人显是外地来的。

老聋子抬起头来，向掌柜的笑了一下，他脸上的皱纹之多，令得他的笑容，使人看来，像是他的心中，十分之凄苦。他将篮子放到了柜上。

掌柜的向伙计挥了挥手，一个年轻力壮的伙计，立时过来，将一件一件日常应用的东西，放进他的篮中去。这时除了那一桌三个人之外，谁也不出声。

那三个人也察觉到四周围突然静了下来，他们也停止了讲话，其中一个，已喝得满脸通红，四面看了一下，骂道：“他奶奶的，怎么全不吭声了？”

另一个霍地站了起来，这三人全是一身劲装的彪形大汉，一望而知是会武艺之人，那人站了起来之后，四面一瞧，道：“邪门，你们未曾看到，所有的人，全都望着那糟老头子呢？”

第三个大汉道：“是啊，莫非这糟老头子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厉害人物不成？咱们可得小心些才好。”

他这句话，完全是以开玩笑的态度来讲的，也全然没有真要小心提防之意，是以他话一讲完，其余两人，便轰然大笑了起来。

在那三人大声轰笑间，饭铺中有些胆小的人，已经偷偷离开了。但是还剩下三五个人没有走，那三个大汉显然已有六七分醉意了，一面说，一面推开凳子，晃着向老聋子慢慢走了过来。

一个店小二忙迎上去，道：“三位客官，但讲饮酒，莫去理会他，他是西角大宅中的老聋子。”

三人中的一个扬起巴掌来，道：“原来他是聋子，只消我括上他一巴掌，他管保不聋了！”

口中说着，一面又踉跄向前走出了两步，这时，老聋子已然提着篮子，转过身来，双方恰好打了一个照面，老聋子立时缓缓地拄杖，向外走去。

可是，那三个汉子却突然楞住了！

只见他们三人的脸色先是“刷”地一下，变成了惨白色，而这时候，老聋子已以杖拄地，走出很远。那三人就那么泥塑木雕也似站着，他们的脸上，渐渐泛起了一层异样的碧青色来。再接着，三人脸上的碧青色，越来越甚，那店小二就在他们三人的身边，见到他们三人脸上忽然现出了这么难看的颜色来，吓了一跳，道：“三位——”

那知，店小二的一句话未曾讲完，那三人的身子，已突然一幌，“咕鲁”一声，向地上栽倒，其中那顾长汉子，身子倒下之际，“哗啦”一声，撞在一张桌子上，将桌子撞塌了半边！

这一来，饭铺中所有的人，全都站了起来，纷纷涌到那三人之旁，只见那三人眼珠上翻，全身青碧色，眼看上气不接下气，已然是将死之人了，人丛中有年纪大的，一见这等情形，便叫了起来，道：“这三个人是吓破了胆死的！”

有人不以为然道：“别胡说，这三位看来全是会武的爷台，如何会吓死？若说他们是被吓死的，那却是被什么吓死的，我看多半是时令病！”

头先说话的那人，“呸”地一声，道：“你才是胡说，你看，他们全身发绿，那是吓破了胆，胆汁混进了血中，是以才这个可怕模样的。”

这时，围在一旁的人七嘴八舌，有的叫去请郎中，有的又高声道：“他们未曾见到什么啊，如何便会吓成这样子，我们也在，如何不怕？”

又有一个人叫道：“我明白了，他们和老聋子打了一个照面，便立时变成了这样模样，老聋子——”

这人话没有讲完，声音已经变了，其他的人也是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颤，相继溜走，转眼之间，连店小二只剩下了三五个人在饭铺中了。

掌柜的急得团团乱转，不一会，衙门的差役，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三角眼抖起铁练，呛啷一声，便向掌柜的盛老爹的颈上套了下去，一面喝着叫道：“出了人命啦！”

盛老爹祸从天上来，拱拳作揖，道：“公爷明察，这三个人忽然倒下，并不关我们的事，公爷明察。”

那公差大呼大叫，却又不拉了盛老爹就走，看情形，无非是想得些银子？也就在此际，忽然听得一阵马蹄声，传了过来。

这里本来是十分偏僻的一个县份，西大街又不是什么热闹的道路，平时极少有人骑马经过，是以这一阵马蹄声，听来也特别惹人注意。

也就因此，大家立时都抬起脸来，向门外望去，只见两匹骏马，旋风也似，卷到了近前，马上的，是一男一女两人，那男的约摸四十左右年纪，一脸英气，双眼神光炯炯，气概非凡，不怒而威。

而那女的，则穿着一身湖水绿的衣服，益发衬得她肌肤赛雪，眉目如画，她看来三十不到，十分娇小玲珑，腰际佩

着两柄雪也似亮的短剑。

两人一停下马来，就听得那女的娇声道：“大哥，这儿就是那盛家老铺了，他们三人就在此喝酒！”

那男的也不下马，向饭铺中一挥手，大声道：“你们三人快出来，别尽贪酒误事了！”

他那一声大喝，当真是声如洪钟，震得饭铺中所有的人耳际好一阵“嗡嗡”作响，每个人都忍不住面青唇白起来，盛老爹慢慢地扶着墙走到门口，道：“这位客官，可是这三位朋友的——”

他下面的话还未出口，由于围住了那三个倒在地下的人，这时已散开了些，是以在饭铺之外，也可以看到地下倒着三个人，而三人肤色碧绿，一看便知是被吓破胆而死！那一男一女两人面色陡地一变。

旋际那男的手在马上一按，“嗖”地自马背上跃下。

他在跃下之后，双足竟未着地，身子在半空中一横，“嗖”地一声，荡起了一股劲风，将饭铺中的众人，尽皆逼得向外跌了开去。

而他自己，则已然在那三人的身前站定，并立时俯下身去，伸手去摸那三人的鼻息。

他接连摸了两个，面上的神情，越来越是愤怒，焦躁，因为那两人早已死了。直到他摸到了第三个，觉出那人还有一丝气息，他才忙将那人扶起，用力按着那人的身子，大声呼喝着。

只见那人缓缓地睁开眼来，道：“帮主……帮主……”

他只叫了两声“帮主”，伸手向西面指了一指，头一侧，自他的七窍之中，流出大量碧绿色的胆汁，竟已一命呜呼了！

那被称作“帮主”的男子，站了起来，喝道：“谁是掌柜？”

盛老爹忙道：“我……是，这位爷有什么吩咐？”

那男子双目神光迸射，望了盛老爹好一会，直望得盛老爹心中发毛，身子不由自主，发起抖来。

那男子这才一字一顿，缓缓地道：“好，你告诉我，这三个人，是谁杀死的，你照实说！”

他最后一个“说”字才出口，翻手一掌，“叭”地拍在一张桌子之上，那桌子发出“哗啦”一声响，立时散跌了开来，成了一堆木片！

盛老爹抖得更厉害了，结结巴巴道：“这位客官……这里每一个人都看到的，绝没有人撩拨这三位，是他们自己……和老聋子打了一个照面，大叫一声，便……突然倒下的。”

那男子沉声道：“谁是老聋子？他到哪里去了？”

盛老爹道：“老聋子一直住在西郊那西角大宅中，只不过客官小心，西角大宅，有鬼……”

那男子目中精光更甚，望定了盛老爹，道：我看你这店中，倒是真的有鬼！”

盛老爹苦笑着道：“客官真是说笑了，我这是小本经营，几十年的老铺子了，客官这样说，还有人敢上门么？我这里可是货真价实……”

他不住唠唠叨叨地说着，那男子突然一伸手，五指如钩，便抓住了他的肩膀，他杀猪也似叫了起来，额上的汗珠，如雨而下。

那男子凶神恶煞一样，本来绝没有人敢招惹他的，但是盛老爹平日扶危救急，人缘十分之好，这时他被那人抓得如此痛楚，有人便忍不住道：“这位大爷，确然不关盛老爹的事，

你不怕鬼，就到西角大宅去找老聋子好了，何必在此难为人？”

门外，仍然骑在马上那女子也娇声叫道：“大哥，我们就上那西角大宅去看看再说。”

那男子气概非常，但是看来却异常听那女子的话，那女子一说，他便立时松了手，“哼”地一声，足尖一点，飞身向外疾穿了出去。

他身子径自落在马背之上，一扭缰绳，两匹马，蹄声得得，又一齐向西，疾奔了出去，转眼不见。

盛家老铺中的人，连忙打发了官差，着手料理那三具尸体，这且按下不表。却说那一男一女两人，策马一直向西奔去，奔出了十来丈，那女的问道：“大哥，你刚才为什么难为那掌柜的？”

那男子两道浓眉，紧紧蹙在一起，道：“这件事十分邪门，你可看出来了，他们三人，竟是活活吓死的，他们在我帮中，也不是泛泛之辈了，那老聋子又是什么人，怎能吓死他们？”

那女子的两道柳眉，向上一扬，道：“或许是武林中极厉害的大魔头，被他们三人一眼认了出来，也是有的，但那掌柜的有何关系？”

男的“哼”了一声，道：“你可曾注意到，那掌柜的眉心之上，有三颗红痣么？”

女子点了点头，道：“我早就看到了，那又怎样？”

那男的沉声道：“娘子，西川竹林隐逸，霍三先生的眉心上，就有三颗红痣，霍三先生不知去向，已有多多年，我怀疑那掌柜的就是霍三先生，所以才出手试一试他武功的！”

那女子“格格”笑了起来，道：“大哥，你也未免太多疑了，我们长龙帮帮务不兴，实在和你生性多疑有关，你想，竹

林隐逸，乃是川康一带，大大高手之一，武功何等之高，就算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必须避世不出，也必然在名山大川，择地而居，又怎会在这种偏僻的小城之中，开上一家饭铺？”

那男的眨着眼，一时回答不上来，但是看他面上的神情，他心中的疑惑，显然并未尽皆释去。

那女子又气道：“好了，那么你试他的功力，结果如何呢？”

男子摇了摇头，道：“看来，他不像是会武之人。”

女子道：“那就是了，我们不必再疑神疑鬼了，还是快去那西角大宅去看看，看有什么蹊跷，才是正经。”

男的沉声道：“娘子，恐怕你又要说我多疑了，我总觉得这事情透着奇怪，我们五人要有要事在身，此事关系重大，如今突然死了三个——”

那女子道：“大哥，我们小心应付就是，何必发愁？”

两人一面说，一面继续向西行去，到了西大街的尽头，向前望去，只见满目一片荒凉，本来这一带，也是有人居住的，但是后来都相继地迁走了。

是以向前看去，只见全是破败残缺，无人居住的旧屋，两旁的树木和野草，生得特别茂盛，看来更令人觉得阴森无比，说不出的诡异。

那一男一女两人，都是武林高手，自然不会被眼前荒凉的景象吓倒，他们一直策马向前行去，穿过了一片林子之后，便看到前面不远，好大的一所宅第！

那一所巨宅，在刚造之际，一定是美轮美奂，辉煌无芬的，但是现在，便是围墙的转缝之中，也生满了野草，屋顶上全是瓦松，地上更不必说了，野草齐腰，令人根本不信有人在内居住！

那男女两人一趋势来到了门前，才勒住了马，停了下来。

只听得那男的沉声道：“长龙帮主谢明望，路过贵境，有一事请教，尚祈开门相见，不胜感激！”

他声音沉绵，落语如同轰雷一样，震得草丛中，“嗖嗖”地一连窜出十来头野兔子来。

他连叫了两声，声音远远地传了开去，照那声势看，是可以传入那所大宅的每一个角落之中了。可是他等了半晌，却是没有人回答他。

他们两人互望了一眼，只见那女的秀眉微蹙，道：“大哥，这里是西角大宅，大概是毫无疑问的了，刚才饭铺中人说，在此居住的人叫‘老聋子’，那他多半听不到我们的叫声！”

一句话，提醒了长龙帮帮主谢明望，他立时道：“娘子你说得是，我们径自进去看一看再说！”

一个“说”字出口，身在马上，反手一掌，便向前按了出去，但见“呼”地一股劲风过处，“吱呀”一声响，两扇朱漆大门，已被推了开来！

而且，谢明望用的力道，太大了些，其中一扇，“哗啦”一声倒了下来，激起了满地积尘。

谢明望虽然已下定了决心要进这大宅去看个究竟，但一见这等情形，却也连忙一招手，和他的妻子一齐勒马后退。

等到飞尘渐渐落了下来，两人才又一齐回了马，向前走了两步，再次来到了门前，只见门内是一个相当大的天井，石板缝中，野草生得比人还高。

穿过天井，想是一座大厅，几扇雕有各种花纹的亮窗，已是东倒西歪，连原来是什么颜色也不可辨了。谢明望身为长龙帮帮主，长龙帮尽管不是什么声震天下，宣赫之极的大帮

会，但是武林中人都知道，谢帮主的武功造诣，确有过人之处。

而武林中人更推崇的，还是谢明望的妻子，冰雪仙子成天娇。成天娇的武功，不如谢帮主，然而她心思七巧玲珑，聪明绝顶，料事如神，除了她自号“冰雪仙子”之外，武林中人又都称她“女诸葛”。

她们夫妇两人，来到这边陲之地，本是有重大图谋，不料忽然之间，三个手下，无原无故，死于非命，他们两人，自然要来查看究竟了。

而这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竟是如此的一片破败，如此的阴森，任是两人见多识广，心中却也不禁起了一重疙瘩，说不出的不自在。

两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冰雪仙子低声道：“大哥，我们要处处小心，还是先将兵刃取在手中的好。”

谢明望手在腰际一按，只听得“铮”地一声响，一根四尺来长，节节钢环套成的软鞭，已然被他抖得笔直，精光闪闪，乃是奇形外门兵刃。

冰雪仙子双臂一振，也将两柄短剑，拔在手中。

他们两夫妇所用的兵刃，全都十分怪异，谢明望的那条钢丝鞭，是西域巧手匠人所铸，通鞭共有一百单八节，软硬自如，异常沉重。

而冰雪仙子的短剑，只不过尺许来长，近身攻击，招式奇诡，凶险无比，夫妇两人，凭此罕过敌手。

这时，两人兵刃入手，谢明望首先一步向前，跨了出去，手腕一沉，“叭”地一鞭，向地上砸了下，这一鞭的力道极大，砸得铺地地上的青石板，一下了三四块之多。

而这一砸，也令得本已破旧不堪的大宅，起了一阵震动，只见一扇亮窗，摇摇欲倒，谢明望抢前几步，又是一鞭，打横挥出！这一鞭，震得七八扇亮窗，一齐倒了下来，积尘立时腾飞满天。

在积尘四腾之中，只听得“呼呼呼呼”，响声不绝，先后四五团黑影，自里面直射了出来！

谢明望身形一矮，避开了那四五团黑影，而在他身后的冰雪仙子，双剑齐发，同时身形倏地拔起半空之中，剑光闪耀，划起了七个圆圈。

随着她双剑划处，自屋中射出来的那四五团黑影，“拍拍拍拍”，一齐落到了地上。却原来是四五支老大的蝙蝠，并不是什么暗器。

谢明望退后一步，向地上的那四五支已被刺死的蝙蝠望了一眼，道：“娘子，我看这里未必有人，若有人的话，怎会有蝙蝠栖息。”

冰雪仙子秀眉紧蹙，这所荒凉阴森的大宅，实在太以神秘诡异了，不要说宅中究竟是有人没有人，光是想想什么人起了这样的一所巨宅，却又弃而不住，就已经够令人奇怪的了！

她向前看去，这时，天色已然九分昏暗了，天井之中，阴惨惨的，向大厅中看去，也是黑朦朦地一片，那是不知有多厚的积尘。

而整个大厅之中，除了积尘之外，似乎什么也没有！

谢明望沉声道：“天黑了，让我来点个火把。”

冰雪仙子却摇了摇头，道“别亮火，一亮火，我们在明处，便容易吃亏，你看，大厅之中，积尘上只有狐鼠的脚印，